

人文 齐鲁

拜访诗人贺敬之

拜访诗人贺敬之,是我期盼已久的心愿。他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新中国文化事业重要奠基人与领导人之一,几十年如一日为人民大众“放声歌唱”。贺敬之是台儿庄家乡人的骄傲,此次专程来北京,是取贺老题写的“中国运河税史馆”馆名的。

□曹绍亮

作为家乡《运河》杂志的主编,我没有忘记2009年《运河》杂志的创刊,是贺老亲笔题写的刊名。家乡的台儿庄在运河古城建一处中国运河税史馆,去年的11月我去北京找到《运河》杂志顾问、著名军旅作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贺茂之将军,说想请贺老题写“中国运河税史馆”馆名,不巧的是,贺老因病住院,不方便接待,未敢打扰。后来贺茂之将军把我的来意转告了贺老,贺老康复出院后,欣然题写了“中国运河税史馆”的馆名。此次来京,在贺茂之将军的安排下,我才有幸拜望了贺老。

今年3月24日上午十点半,走进贺老的家,这是第一次和贺老见面,之前我们不曾认识,贺老见到我面带微笑,第一句话就问,你就是《运河》杂志的曹主编吧?然后,安排保姆倒茶,并给我让座,贺老的热情举动和亲切的对话,使我打消了顾虑,瞬间和贺老拉近了距离。贺老精神矍铄,步

履稳健,神采奕奕,他声音不高,侃侃而谈,思想敏锐,让你很难相信坐在对面滔滔不绝的是一位87岁的高龄老人。

我坐在贺老的对面,双手把2011年第二期《运河》杂志和我的一本散文集《在运河边行走》递给了贺老,并请贺老指导。贺老翻了翻《运河》杂志,然后关切地询问了《运河》杂志编辑部的情况,当我告诉贺老,《运河》杂志的编辑人员都是兼职,是义务,没有报酬时,贺老非常高兴地赞扬说,办杂志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何况你们都是义务奉献,精神可嘉,这是文学的魅力,你们为家乡办了一件好事。

当贺老谈到台儿庄贺敬之与柯岩文学双星馆建设时,贺老感慨地说,建双星文学馆,这是对文学事业的重视,既然建,就要充分发挥其作用,既从文学意义方面,也要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可以办一个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研究刊物,要有自己的编制,也可外聘一些文学评论家共同创办,一定要有学术价值,作为一个学

术平台,不仅有自己的文章,也可以转载一些评论。

贺老非常关心家乡台儿庄的建设,我告诉他家乡的变化,贺老高兴地说,台儿庄面貌变化很大,因为台儿庄大战,建立了台儿庄纪念馆,我当时还在中宣部工作,当时正演《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审查时,我肯定了这部电影,个别镜头稍有改动,有些人对这部电影是有争议的,但我的态度是明确的、支持的,这是民族的骄傲。台儿庄大战时,我正在贺容村,我也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虽然当时我没有到台儿庄城里去,但我每天都跑到翠平山的山头上,望着台儿庄城,看着弥漫的硝烟,听着从战场上传来的炮声和枪声。台儿庄这场战争的胜利,是与国共两党合作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张爱萍等领导人曾给李宗仁提过很多的建议,共产党对台儿庄这场战争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运河支队在巨梁桥一战表现得非常英

勇,今天不仅要宣传好台儿庄大战,同时也要宣传好运河支队。

贺老的一席话让我铭记,贺老对家乡的关心和关爱令人敬佩。

贺老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峄县贺窑村,即现在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贺窑村。1941年6月,贺敬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掀开了他献身革命的文学生涯。贺老的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开山之作,他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是传世经典,他作词的歌曲《南泥湾》、《平汉路小唱》、《翻身道情》广为传唱。我是读着贺老的诗长大的,非常荣幸此次来京能与贺老见面,并聆听贺老的教诲。贺老虚怀若谷的情怀令人肃然起敬,此行北京我终生难忘。

贺老年龄已大,怕打扰老人家,我未敢久留,与贺老合影留念后便起身告辞。临别时,贺老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再来北京时,到家里做客。

本文作者(右)与贺敬之合影。



饮饌琐忆

济南的

酱油螺蛳

□张稚庐

从前,每年春风吹起,燕子飞来,大明湖岸上柳色青青,波光潋滟;北园一块块池塘里,一条条小溪中,水草丰美,碧波涟涟。有水就产螺蛳,济南人方言口误,称为“螺丝”。螺蛳味美,是济南春、夏、秋时人人爱吃的传统风味。往年,常见小贩在街边树荫下,巷口旁摆着卖酱油螺蛳的小摊。两三张矮桌,几个小板凳,食客坐下来,小贩便从大瓦盆里舀出一盘螺蛳端给你,还带着个指甲盖大小的三角薄铁片。把一个螺蛳拿到嘴边一吸,一股八角、桂皮味的酱油鲜汁先溢满口里,再用薄铁片剥螺蛳肉吃。壳大肉小,一盘吃完,余味不尽,又要一盘……留下一地的螺蛳壳。也有荷担而卖者,“酱油螺蛳!八宝辣椒。”随走随吆。那刚出锅螺蛳的鲜香气和悠长的叫卖声,飘荡在市井上。这是专卖酒肴的小贩,担子两头是个倒形的“凸”框,摆着炸蚕豆、酱油螺蛳、炸花生米、五香鱼、盐水毛豆角、八宝辣椒等,每盆小菜都罩着白布帘,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人买时,小贩便撕下一角鲜荷叶,利落地卷成个漏斗,盛进螺蛳……



螺蛳春天产子,小螺蛳在母体内发育成形,要趁螺蛳肚子里没有小螺蛳的时候吃才好。或在初夏,螺蛳产子后,肉也嫩。当年,吾家南邻开小杂货铺的“冯蛮子”几乎天天买酱油螺蛳下酒,嘴里还念道“清明螺,赛过鹅”。晚上灯下,他慢慢剥螺蛳,螺蛳肉稍硬韧而具鲜香味,加上汤味,虽然其肉只有小拇指肚那么一丁点儿,由于不停地吮吸、咀嚼,滋味甚长,回味无穷。再眯缝着眼抿一口老酒,那神气飘飘然了。

也有乡下人推着独轮车,两边柳条筐里装着满满的带泥生螺蛳,走街串巷地卖。这是从郊外浅滩里捞的,无本钱的买卖,故每斤螺蛳索价寥寥。有些寒门小户,平日难得腥荤,便买上一大盆,煮一锅,让两三个猴儿般的小孩子解解馋。

螺蛳不要挑太大的买,大螺蛳肉老,吃口不好,当然,太小的吃起来不过瘾,还是中等的最好,其时在端午节前后,螺蛳买来后先要泡在清水里浸养以便吐尽泥沙。浸螺蛳的盆里可滴几滴香油,这样,壳里的泥沙能吐得很干净。螺蛳在水中,会张开盖着的黑翳,用吸盘沿着瓦盆壁慢慢往上爬,很好玩。

螺蛳在烹调之前最麻烦的是要剪断它尖尖的尾部,不然吃时吸不出鲜汁来,大失其趣。下锅前,先要把螺蛳用沸水烫一下捞出,控干,待用。

起一个油锅,油不必太多,烧热了,放葱、姜、八角、桂皮,随之倒入螺蛳(有的还加几大片肥肉以提味)。翻炒几下放酱油及清水,移小火上煮烧,一般20分钟左右即可。

有人以为螺蛳肉小,易老易缩,要快炒快起,其实不然,螺蛳在油中易缩,加水后又会涨开,干巴巴的螺蛳肉不好吃。酱油与水以刚浸过螺蛳为宜,让汤水渗到螺蛳里,会很入味,只有那一吸便可吸到一包鲜美汤汁才是享受。

时代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文艺队

□于书淦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受命组建一支农村文艺队。我和公社党委副书记王由保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公社38个大队和所有企事业单位,挑选了二十名演员、乐队、编剧、剧务,组成了一支不但精干而且素质较高的文艺队。

当时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我把侯家大队的大礼堂安排给文艺队做排练场地。那时我是侯家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可以为文艺队提供一些方便,文艺队每天清晨就集合排练,一直排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有时甚至到下半夜一两点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别人看来,干文艺的整天乐呵呵的,其实甘苦自知。

我每天要坚持同社员一起下

地劳动并顾及大队的工作,极少有时间到文艺队,日常工作就责成担任导演的丛树娥负责,他早年是县剧团的演员,流动演出到侯家集,流落在这里做了杨家的女婿,出身名门,自然导演水平就不一般了。乐队有为高等音乐学院输送过多名徒弟的著名乡间艺人吴炳坤和从部队文工团复员回来的杨保聚做骨干。年轻的演员上进心很强,又是自编自演的农村题材,进入角色快,形象逼真,由于人员精而少,他们有的既是乐手又是演员,有时,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有的队员来不及卸妆就加入乐队的演奏。尽管环境简陋,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他们情绪高昂,排练出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当时,正赶上“割资本主义尾

巴”运动,公社要求文艺队要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潘家大队是一个有几十年栽植桃树历史的大队,社员房前屋后,自留园遍是桃树,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摇钱树。由于这里的土质特殊和栽培技术精湛,桃子长得个大味美,方圆百里扬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桃树被全部砍伐了,潘家大队的王书记在私下和我交谈中对此颇有微词,我想这是代表了社员的心声,可上级的旨意又必须体现出来,我着实为难,经过一番苦思,我写出了吕剧《追车》,剧情的梗概是不法分子偷伐集体的树木,用车拉着盗卖到外地,被社员发觉,激愤地连夜追赶。此剧由在文革中因精通业务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登师范孙启永老师作曲,唱腔动人,演员演得投入,音响配合突出,

在全公社巡回演出中,受到好评,参加县汇演获奖。我想聪明的潘家人一定能看出编剧的苦衷,还好,没有人把《追车》同现实中的砍伐桃树联系在一起评说,否则,我的下场就难说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文艺队解散了,人员回到原单位,各奔东西了。后来刘新芝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器乐曲集编辑部任副主任,时述国成为《威海日报》社总编辑,周国会任威海第二塑料厂厂长,郭开森任威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女主角刘昌淑是文登市实验中学的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出了令人敬佩的成就,不知回忆起当年在文艺队的那段经历,会有何感想,不知在长夜睡梦中是否还能听到那悠悠的锣鼓声?

行走齐鲁

印象鲁封桥

文·图/李海流

在鲁南古薛大地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大河,这条河就是薛河,一条穿越枣庄历史时空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她用甘甜的乳汁润泽着古薛河两岸的黎民百姓,孕育了7300多年前的北辛先祖,创造了光彩熠熠的远古文明。缓缓的薛河水流经枣庄薛城区陶庄镇的古山下,穿过一个历史的石桥——鲁封桥。

鲁封桥简称鲁桥,在今天薛城区陶庄镇鲁桥村,村因桥而得名,它的诞生与鲁王祭拜古薛先贤奚仲有关系。据传说车鼻祖奚仲死后,被安葬在古薛河东岸的奚公山之巅,山顶现存两个封土堆,南北相连,南边的古墓是造车鼻祖奚仲的墓,北边的古墓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氏三桓季孙氏宰的冉求之

墓。据《滕县志》记载:唐宋时期,后人为了纪念奚仲,在山顶建造了香堂,在山的东侧营建了规模宏大的车服祠,几百年来,薛地官员和百姓都视奚公山为仙山圣地。明代兖州府鲁王奉旨前来审理刘玄阳被诬告一案时,曾到奚公山上祭拜古薛先贤奚仲,看到奚公山树木毁坏严重,于是下令封山,严禁百姓上山樵采,直至今日鲁府封石碑犹存。

历史的镜头回放明朝。在大明王朝的一个酷暑时节,因突逢暴雨,古薛河的水顺势暴涨,挡住了人们从兖州府到徐州府之间的临城驿东去奚公山的路。朝中有一位被称作鲁王的官员,此时正好在此地查访“刘玄阳聚棺相见”的案情,看着河面逐渐高过堤岸,思考着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案件给当地百姓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他陷入

了久久的沉思。“为百姓修座过河的桥吧!”身边的侍从忽然间提了这么一句,是啊!既然自己错判此案,为什么不将功赎罪,修桥以谢百姓呢?鲁王若醍醐灌顶般,击掌高呼:妙哉!妙哉!从此,古薛河的河面上便多出了一道由临城古驿道通往奚公山的石板桥。

这座被薛河水冲刷了几百年的石桥,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么温馨,因为在这里留下了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快乐足迹。夏日的夜晚,孩童最喜欢在这些青石板上嬉戏、钓鱼,河水涨了上来,漫过石桥,经过夏日的流水冲刷,青石板便格外光滑,孩子们在吃过晚饭后,三五成群来到这里,争先恐后地跳进水中洗澡,从桥东的鲁桥村蜂拥而来的村妇,每人手中携一大包衣物和洗衣盆,

来到桥岸边,村妇们一边细心地清洗手中的衣物,一边和同村的人或开玩笑,或一展歌喉,鲁南长调的余韵仍在水面上飘荡……

由于时代的变迁,鲁封桥的西岸成了当地百姓丧葬祭祀死者的场所之一,或许是因为敬畏鲁王的神灵,这种习俗便沿袭至今,唢呐声声作响,人声长歌当哭,迷烟阵阵,场景甚是悲怆。

现在,鲁封桥已经是风雨飘摇,处于自生自灭的脆弱状态。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古薛大地本来就稀少的古桥会以更快的速度在我们眼前消失,然而使我担忧的是:在今天的建设过程中能否尽全力保护这些凝聚古人智慧的老桥,为子孙后代留下自然背景下妩媚明净的古桥影,不要让这些古桥成为遥远梦境中的陈迹。

